

独爱美食

清明粿

■朱盛杰 文

清明期间,各色青团纷纷粉墨登场,这勾起了我的回忆,江西婺源清明粿是我难以忘记的清明节食物。江浙一带清明做的米团叫青团,婺源叫它清明粿。说实话,我第一次看到清明粿时是不太待见的。那时,我刚毕业被分配到婺源,那里的青山绿水和小桥流水人家给我一股清新感,就连那儿的饮食也使人新奇。婺源的菜大都是蒸出来的,还要

裹上一层米粉。机关食堂里几乎每顿都是粉蒸,粉蒸茄子、粉蒸长豇豆、粉蒸苋菜、糊南瓜。(就是将南瓜切碎放到锅里煮,煮烂后再放入米粉搅成糊,放一点盐调味,装盘,最后在南瓜糊上浇上热猪油)。少数日子还会有一碗粉蒸肉或粉蒸鱼。那时物资供应紧张,油也少,蒸菜里放的是食堂春节杀猪时留下的猪油,因怕时间长了猪油变质,就用盐腌了,每次蒸菜时,割一块咸猪油放在锅里熬出油来,然后淋在蒸菜上。一开始吃不惯那味,但是吃久了,如果换了其他油,反而觉得缺少了那种咸猪油特有的滋味,那种独特的香味。我从初时的不适应逐渐习惯了,也喜欢上了。上班后第二年清明,同事们各自

从家中带来一种青色的米粿,像上海的青团,虽都是青的,但色泽不同,有碧青、深青两种。到了饭点他们有的放在食堂里的蒸笼里蒸,有的用油煎,我虽然刚从食堂吃了饭,但那股浓烈的大自然诱人的香气仍然引起了我的食欲。原来那食物就是清明粿,同事纷纷将自家带来的清明粿给我吃。见我犹豫,和我相处不错的同事小江说:“你别看它外貌不好看,但包你吃了之后就会舍不得松嘴。”在他的鼓励和诱惑下,我吃了一口,一股清香、软糯加上一种特殊的腊香在我的舌尖上盘旋,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糕团。“怎么样?我没骗你吧。”“没有没有。真好吃!”说着,我急不可待地又拿了一个往嘴里送。

之后直到我下放到生产队,住在老百姓家中,又到清明时,才真正看到婺源人是怎么做清明粿的。我和他们一起到村外山边采摘野艾,洗干净后,将野艾放在石臼中碾碎,然后直接与糯米粉搅拌均匀成面团,有的人家则是将野艾榨成汁,用艾汁拌和糯米粉揉成团。用野艾汁做出的面团色泽更好看,吃口也更舒爽。清明粿的馅料十分考究,许多人家在春节前就准备好了,一般是在杀年猪时,除了春节时吃的,其余猪肉要么抹上盐腌制,要么是挂在灶口熏,到了做清明粿时,各家有用熏肉的、有用腌肉的,还有用熏猪大腸的,熏肠的味道更好。配料方面用的比较多的是野蒿头,连头带枝全用,洗净斩碎搅拌进

剁成细粒的熏肠或熏肉里再放豆芽、豆干、笋丁,最后放些辣椒粉和盐一起搅拌成馅料。还有甜的馅料,但不是用凭票供应的白糖,全是用自家地里种的甘蔗榨出的红糖做馅。一般咸馅做成饺子形,甜馅做成圆形以便区分,做好后放入蒸笼里蒸上半个小时,美味的清明粿就熟了。每家一次都会做好几十斤糯米的清明粿,蒸熟后用大竹匾摊开晾干,到田里劳作时,用山柴火烤一烤当中饭吃。有家人和孩子在外工作或上学的也会带些去,晾干的清明粿可以吃到夏至时分。我离开婺源有二十多年了,每到清明时,都会思念那乡土气息浓郁的清明粿。不管是沈大成的还是乔家棚的青团在我心中都不及婺源的清明粿。

诗抒胸臆

清明抒怀

■包建国

布谷鸟第一声啼鸣
刚在江南的田野落下
清明就悄悄地爬上
春的额头
杏花开在行人的心里
流出来的是
断章小令
这是一个断魂的日子
香蜡纸烛的泪痕
淌出一张张怀念的风幡
莫不是生命的根
踏响血脉深处的心音
一壶陈年老酒被热得发烫
跳跃出父母的叮咛
一根颤动的弦
诵成情感的风景
牧童的笛声早已远去
袅袅的香火还在
散发相思的体温
读含泪的烛花
湿漉漉的盈满
四月的瞳仁
细雨中我站成一座雕像
被思念掏空的心
高高挂在月钩祭奠英魂



乡村野趣 ■黄伟助

时令小语

心如在,情常在

■秀白 文

每到傍晚,夕阳西下、倦鸟归巢,心便向往着家中的灯光。到楼底下,抬头见奶奶在窗前,向我挥手。或者急冲冲走进门时,奶奶正在厨房里炒菜,爷爷唤我一句“么儿,今天回来晚了。”我便放下书包,把学校的一切暂时放下。父亲常对我这么说,“爷爷,奶奶现在身体好,我们一家五口能一起,

吃什么都是香的。”我知道,父亲说这话的时候,是怀念他逝去的亲人了。父亲小的时候,家在大巴山深处的一个半山腰上,山顶是一个寨子,寨子上只有父亲的外婆一家人。每到过节的时候,父亲的外婆就把嫁出去的四个女儿、女儿的丈夫和孩子们叫到寨子上。父亲常回忆,“二十多位亲人在一起,妇女们做饭,男人们喝酒,小孩们嬉戏。油灯,欢笑声在这似乎与世隔绝

的山寨上,简单而温暖。”岁月无情。如今,这些亲人们已散在全国各地。去年暑假,我和爷爷、奶奶以及双亲一起回老家,看见那个寨子已经荒芜,没有人居住,只依稀见得一道残墙和一口石头水缸。父亲对我说,他曾经写过一首诗,有“家乡草木衰,青石路长久”的句子,而今要改成“家乡草木盛,青石路不再”了。在一座砌筑着青石条的坟前,爷爷在打扫拜台上的杂草,奶奶扑在坟墙上呜咽,这就是父亲的外爷、外婆的坟了。我看见碑文上有我的名字。我开始意识到,我与这坟下的土地之间有某种关系。但是,这关系,到底是

什么,我还不是很清楚。但是,我知道,我无法到父亲的记忆中去体验他儿时的情感,却应该去努力理解他现在常给我说的“要珍惜现在的一家五口相聚的日子”这句话的含义。又到清明时节,想起《论语》中的一句话,“祭神如神在。”是呀,我们祭祀祖先的时候,就如同祖先真在那里。但是,祖先究竟在哪里?在我们的心里吧。心如在,情常在。逝者一去不复返,怀念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亲人相聚,珍惜现在看似平常的家长里短中的亲情,多一份宽容,多一份和谐,多一份努力,多一份孝敬,为他日的追忆增添一份甜蜜。

杨浦记忆

江湾机场记忆

■吴兴钢 文

从出生起,我就一直居住在上海江湾机场对面,与机场仅隔一条10来米宽的河流,如今我已到了花甲之年,亲眼目睹了江湾机场的变迁。据前辈讲江湾机场是军用机场,四周是人工开挖的河流,装有电网和明暗碉堡。解放后,电网曾触死一头过河耕牛而全部拆除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这里绿树成林、群鸟飞翔。儿时,我常与朋友们相约用木桶摆渡过河或从铺设的排水管行走过

去。走进机场,为了避免瞭望哨兵发现,我们会迅速躲入草丛、迈入密林,挑荠菜、马兰头,采蘑菇……有时我们在芦苇河滩旁会出其不意逮住野鸭;在地窖内追捕野兔,在食物及其匮乏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我约上志同道合的同学进入机场,筑坝抓鱼、摸虾、钓蟹。机场农垦兵用农机收割麦子、山芋、玉米等农作以后的残余剩物,也是我们的美味。当然,儿时在江湾机场的所作所为,机场瞭望哨兵是一清二楚的,但并没有前来阻止。倘若我们靠近了油库、弹库或离飞机起飞降落之地太

近,为了确保机场安全,哨兵就会飞快赶过来,没收我们的鱼竿、竹篮、桶盆等工具,用“吉普”送我们去所属的居委会接受安全教育。后来,随着形势逐渐好转,尤其开展拥军爱民活动以后,机场高炮兵、农垦兵和地勤兵不再干涉我们进入机场,还邀请居民组成联队同他们进行乒乓、篮球比赛。每当机场放映露天电影,他们总是用高音喇叭请我们附近居民前往观看;逢年过节,连队营房还会拿出自己种的花生、瓜果,端出自己养的鸡鸭鱼等农副产物招待我们。如今,江湾机场一带正在大张旗鼓地建设成21世纪上海最大的生态花园,希望我们的设计师和建造者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原汁原味的景观,展现出纯粹无暇的自然景观。

亲子物语

孩子的动物世界

■默默 文

孩子的世界充满了故事,故事中满是动物,动物像人一样具有灵性。“妈妈,我还想听一个故事。”每天晚上,我都要给洋洋讲故事,“你要听什么?”“《狐狸和鳄鱼》!”洋洋喜欢听聪明的狐狸如何智斗鳄鱼。“施老师,给我唱首歌吧!”我提议,施老师大名施君齐,是洋洋幼儿园的同学,自愿做我的老师,“喜羊羊,美羊羊,懒羊羊,”施君齐高唱起来,他歌唱的主角总是动物。孩子的世界充满了欢乐,动物常常是欢乐的源泉。小区里不少居民喜欢养狗,一天傍晚我看到一群小朋

友围着一只小狗喋喋不休,“轮到我了!”“我还想再玩一会嘛!”原来,小朋友们正为谁可以牵狗争执呢!“都能牵到,一个来个!”狗主人,一位50多岁的奶奶满面笑容地说。一次,我有事提前回家,看着天上一团乌云,心想快下雨了,到了楼下,发现洋洋蹲在地上,似乎在研究什么,他的好友妞妞也在附近蹲着。我走过去一看,原来,洋洋和妞妞发现许多蚂蚁排着长队,原来蚂蚁正在搬家。洋洋和妞妞一路尾随,找到了蚂蚁的新家和老家。孩子和动物密不可分,沉浸在动物世界的孩子们,眼睛总是雪亮的,心性总是美好的。